

江花

浅草

A18

那年

■文/赵敏

17岁,光是这个字眼,就让人觉得很美好。

最近搬家了,载着父母去老房子把一些还可以用的东西搬去新房。吃了晚饭过去的,自从高中毕业后就很少来这个叫做谏壁的镇子。然而每次回来都很感慨,这儿有我美好的三年时光,纯真的中学岁月。

父母在整理收拾一些旧东西,我便独自去了房间,那时小小的一片空间,满载着快乐。书桌上已经落了厚厚灰尘,桌面放了许多摆件,大多都是高中时要好的朋友送的节日礼物。打开抽屉,里面放了厚厚的一沓明信片,那时过生日的时候朋友都会真挚地在上边写上一段祝福。

思绪随着书桌上的物件,慢慢飘到从前。

17岁的天空都好像格外澄净,生活简单也很容易快乐。那时候有自己爱慕的女孩,那时有最敬爱的老师,那时有最好的朋友。课间休息,我会偷偷站在爱慕

的女孩的班级门口,倚着墙,哼着当时的流行歌曲,不时瞄上几眼,看她是否注意到自己。那三年学习画画,大家都认真,不大的画室里,有着一样梦想的少年。那时候,班主任老师在前面指导我们画画,顽皮的同学会在他背后做鬼脸,逗得大家憋红着脸,却又不肯笑出声。记得那时我削铅笔没有棱角,手感圆润,在省美术统考时,我给大家削了许许多多中华牌铅笔。看着黑乎乎的双手,莞尔一笑。省美术统考前一天去的南京,记得晚饭后和几个要好的朋友在周围随便走走,聊来聊去话题总与“未来”有关,不时地憧憬却又害怕分开。晚上孙老师和班主任徐老师都有给我们聊天指导。一晃五年过去了,如今已经记不得当时讨论的内容,关于那晚印象最深刻的是晚饭的红烧猪尾巴,肥而不腻,黏滋滋的很是可口。

或许因为他们的缘故,我曾一直梦想成为一名老师。去年教

师节的时候还给孙老师短信,“一直想要成为您那样的老师,桃李满天下”。中学50年校庆的时候,孙老师很忙,请了其他班级老师来代课。那位女老师给大家一个机会,让学生上台来讲课。我举了手。记忆很深刻,正好是讲岳飞的《满江红》,做了很多的“备课”工作:收集了厚厚的史籍资料,剪下来贴在语文课本上。如今想来,那真的是圆了自己的一个梦。上讲台的一瞬间,那种美妙感才让人更加觉得珍贵。

那三年,记得第一次受到夸奖,是孙老师表扬我的作文,心中暗暗欢喜;记得第一次下雪,大家在操场奔跑追逐,嬉戏打闹的场景记忆犹新;记得校园里池塘边的桂花树,每次雨后那满地的落花是那么美,总喜欢凑上去感受香气袭人。

最近在看季老的《一花一世界》,里面是关于回忆的。什么是回忆?我们时时刻刻沿了人生的路向前走着,时时刻刻有东西映

入我们的眼里,想起来,想说的话,便是我们的回忆吧!

关于那时候,映入眼帘最多的除了秋日丹桂飘香夏日荷花盛开的校园,就是老师与朋友,还有亲爱的父母。也许人年轻的时候总是顽劣,记得那时每次犯了错父亲都会骑着小摩托从家匆忙赶到学校,而我总是站在教室走廊上看着父亲走向教学大楼的背影。放学他骑小摩托车带我回家,两人通常都是一路沉默,我低着头安静地拽着他的衣角。那时叫他们操劳,如今独在异乡却又叫他们挂念。偶尔一家人坐在一起聊天,还常常说到我当初的顽劣。

秋意浓,也不知校园里的桂花是否早已落了一地。



功不唐捐

■文/笛倩倩

佛教中有句话:功不唐捐,意思是说,你付出的努力是不会白白付出的,总有一天会回到你身上,没有什么事情是做了而没有意义的。

经常有身边朋友抱怨说工作像在打杂,每天无外乎都是做些打印、复印,跑跑腿的活儿。从刚毕业那会的豪情万丈,到如今渐渐多了份茫然。梦想被现实击败,失去了热情。轻者有想跳槽的念头,重者则嚷嚷着要下海做老板,去做真正的大事。

看着手边一份份文件躺在桌上等待处理——或被打印成文字,或被复印成册,等待着被送往它们需要去的地方,每天重复着,重复着同样的事情,没有意外。久了,有时候确实会觉得有些倦。不再有刚开始的新奇感,不知道每天的重复工作有何意义,似乎如同流水线上的工人,只是机械地完成某个规定的动作,然后再传给下个人。偶尔在年底整理文件时,也会有些微的成就感:这一年我竟做了这么多的事情,这样厚的台账资料竟是我做出来的。只是在一转念间,想到下一年还是同样的重复,忽然又有些茫然、有些害怕,好像只看见一年一年如同一块块积木,机械地被累积,随着时间的堆积,看不到变化,刚开始的成就感慢慢坍塌。

每每觉着枯燥,我就站在复印机旁伴着吱吱有节奏的响声,慢慢阅读这些文件。有的会告诉我,千里外的省市发生了些什么事情,有的会告诉我一件复杂的纠纷最终以什么样的方式被解决,有的也会反映出一些单位当下困难,需要哪

方面力量支持……年底写总结时,偶尔想起之前看过的文件,将它们零零碎碎地拼凑起来,仿佛能看见一个大机器是怎样运作的,写起来倒是顺利很多。

每每想懈怠,就想起古典说过的一句话:当你全心投入,这过程就值回票价,回报只是个惊喜。于是我在如何全心投入当下,在点滴小事中练就自己严谨的个性,改掉随意、不求完美等坏习惯,凡事多思考,想不通的时候,就刨根挖底去解惑。当然这过程是孤独、漫长而又无聊的,我只希望水滴石穿,连点成线,至少今天做得比昨天好。

每每觉得迷茫,就安慰自己:寿司店里的学徒三年内不能碰食材,从打扫卫生开始,直到师傅满意;街边理发店学徒必须先帮顾客洗头学起;乔布斯刚入行的时候做的多是“买买汉堡和薯条”的杂事。黄渤若没有之前的酒吧驻唱经历,怎可能将小人物的喜怒哀乐演绎的淋漓精致?我猜想,也许对他而言,那并不是演绎,而就是生活再现。导演卡梅隆在拥有《阿凡达》和《泰坦尼克号》这两部成功的片子之前,还有很多烂片,比如《深渊》《真实的谎言》《食人鱼》等等。但你不能因此说他拍这些烂片毫无意义。正因为这一部部所谓的“烂片”,为《阿凡达》和《泰坦尼克号》的成功积累了经验、技术,才孕育出这两部成熟的佳作。

功不唐捐,我得给自己保持一种叫坚持的心态,再加上双份的努力,在磨砺中慢慢地烘焙、等待。



踏访西泠印社

■文/凌璐

似乎无论何时西湖边都是如此人头攒动。我们百无聊赖地走了一段后准备过桥,桥上的人更多,挤在人群中的我感觉自己像条泥鳅,必须得滑来滑去才能前行。

满头大汗地挤下桥,我们坐在长椅上休息,无意中看到前面有块黑色的石碑,旁边有扇小门,上书烫金大字:西泠印社。

西泠印社?我想起来了,我知道这里,也对它的历史略知一二,一直想来找,没想到今天无意间遇到了。

刚才的疲惫似乎一扫而空,我兴奋地招呼爸妈,一路小跑,冲进那道小门。

刚一进门,映入眼帘的就是满眼的绿。近处芳草碧,远处矮山青。山下一处空地上有一个幽绿的水池,池中游着几条锦鲤。在青石板路上踢踢踏踏地信步走了一段,燥热的心渐渐沉淀下来。

前面有了一段台阶,仰头向上望,哦,向上走就能攀上矮山。抬脚前行,几步后就是一道山门,石质的,像是笔架的轮廓,顶端也是“西泠印社”的字样。石柱上爬着些细小而美丽的青苔。天上下起了小雨,石阶变得湿而滑,却又不水珠。行至半山,有座小亭,名为

“仰贤”。亭顶以浅金色的茅草铺就,亭内有石桌石凳。细细去想亭名“仰贤”,眼前就浮现出这样的画面:两三文人贤士坐于亭中,就在这凳上,这桌边,对坐饮酒,吟诗作对,有时会停下,起身去迎接他们正踏阶而来的友人……

停下思绪,再往上去。有两间依山而建的屋子就在正前方。看到堂内所挂画像,想来就是创始人吴昌硕了。迈进厅堂,旁边的工作人员——那位老先生抬头看了我们一眼,厚厚的小圆眼镜很有书卷气,他什么也没说,又低头翻他手里的书。

厅室内陈列的许多东西我不懂,但仍不由从心底涌起敬意。从另一侧的门出来,经过一段曲折明亮的栈桥,过去是一个小小的广场,几位白衣老人正姿势优美地练太极拳,路边有人在清扫落叶,一切显得那样平静,与世无争。

恍如穿越,似乎在这片缓慢的宁静中,外面的喧嚣不复存在,它百年以来从未改变,一如当初几位贤者搭建起的理想国一般,淡出世间,隐没人海,却又是许多人的明灯。

哦,“问尽是何世,乃不知有汉,无论魏晋”。